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象臺首末 卷三至五 附錄

詳校官編修臣范來宗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中書臣繆琪

校對官中書臣雷純

謄録貢生臣李玉瓚

象臺首末卷三

宋 胡知柔 編

詩

泉南翁定

應詔書聞便遠行廬陵不獨詫邦衡寸心秖恐孤天地百口何期累弟兄世態浮雲多變換公朝初日盍清明危言在國為元氣君子從來豈頋名

同邑胡炎

囊封朝奏大明宫噓起廬陵古直風言路從來天様濶
蠻荒誰使徑旁通朝中競送長沙傅嶺表爭迎小澹翁
自愧聖賢無補報臨分憂國意何窮

東山楊長孺

新來消息使人疑一網如何盡去之元祐祇今為紹聖
姬周嫠婦謾深悲
世事昏昏酒正酣苦言難藥盗言甘李庭男子真竒絶
便是吾鄉小澹庵

小山杜禾

廬陵一小郡百歲兩胡公論事若少異處心應畧同有書莫焚藁無恨豈傷亏病愧不遠送寫詩霜月中

天台謝鄆

燕雀羣飛敞漢宮驚聞伏馬忽嘶風洪恩大度祈三宥烏府何顔奏一通勁節敢攀丹陛檻忠言應夢白頭翁象臺一貶端然直所幸身窮道不窮

永嘉戴栩

古郡荒凉象跡新君行况是去裝貧此愁欲别柳邊雨
明日初程桂外人從古不多如意事加飡宜惜未歸身
春風未必天涯盡木斛花開瘴水深
皆山李元實次王盧溪送澹菴貶新州韻以送
之
知公不怕鬼門關直氣横干清禁閑鵰𩖃明知林甫毒
鯁言要與澹菴班一身渠任黄茅裹千古名標青史間
非晚清朝邪正辨紫薇紅藥待君還

清名傳播到黃支直節寧憂趙氏危虎尾蹈時都不畏

象臺到日大為奇是行廊廟人皆怍所過山川鬼亦知

官職本為餳音尋底熗音鄭傷令正論有誰持

再作十絶寄胡伯貟兵侍仲方尚書

文昌武庫九霄中翁是新州老澹翁應念象臺今日客

清風端與我翁同

公家富貴足掀天都出新州十九年若念象臺今日客

方知澹老子孫賢

官職廬陵不是無文章更亦擬歐蘇若言直氣横牛斗
但見人間說姓胡
赤手批鱗事最難况渠班底一微官澹翁去後能如此
當作三生石上看
澹翁直氣貫三才八座雲仍漸上台料想而今閒底事
中心應亦念渠田
朝行多少氣英英不怕霜朝曲背鷹一網而今都打盡
廬陵人且說廬陵

紹興秦檜秉洪鈞澹老昌言斬檜秦猶恨日來三四子抗章不說斬姦臣

一從藝祖握乾符元氣都憑直氣扶若欲皇家宗社永胡家直氣豈容無

東西兩淅及閩川皆見鴛行有直言若我江西獨鉗口澹翁九地也埋寃

寄語朝家廊廟人新州奇事又重新背甘富貴忘他底應為斯人作好春

自詠步王盧溪韻

新來時事不相關飊得蠻荒日月閒存取丹心照碧漢任他黃口鬧清班非求美譽傳千古不欲浮生愧兩間天亦而今無柰說秀才且荷肯相還

瘴地人憂我莫支人雖危我我何危元來憂國不怕死非為捐身要出奇肯恐江山千里遠幸逢天地一時知孔光張禹人無笑禄位輸他善保持

再寄

沉沉漢殿曉烟迷燕雀輸他取次飛爰把丹衷吐骨鯁且甘白飯與魚肥意循天理可無忤豈料人心各有機日薄西山予未死當留此語待公歸

同邑李伯圭

伏馬總為芻豆謀孤忠嫠緯不勝憂事當言路官無小理未安時心肯休千古綱常增砥柱一身去就等虛舟惡鴟儘任陵鸞鳳贏得清名雪外州

豫章宋自適

凜凜廬陵一澹翁飛揚復起振高風周無二叔聖何別商有三仁道則同孤跡本如雲出岫清名應比日行空翩翩鴈影梅花外雪片飛来酒對中

同邑曾夢選

象州銷黯又欽州道路何辭作遠遊投北誰憐新逐客落南不減舊編脩江山在處猶加護廊廟諸公底着羞天定從來人可勝著書消日海西頭

印山羅存甫

赤心端欲賛皇圖鼓瑟那知却好竽崇論已聞驚仗馬
攄忠寧復忌城狐當為天下奇男子肯學人間小丈夫
更問澹菴老居士儋州還似象州無

安城劉夢才

紹興寶慶百年餘古往今来說二胡論事直須殫懇切
立朝端不忍阿諛兩賢幸屬吾州有萬事何曾公議無
象郡新寧不同詔九重天子正儀圖

竹谷羅茂良

好讀床頭易一編盈虛消長總天然崢嶸齒頰皆氷雪肯怕炎方有瘴烟

頻寄書來洗我愁莫言無鴈到南州長相思外加餐飯記取承君舊話頭

池陽丁黼

一封書奏觸天威萬里徒行出帝畿始得明時來讜論豈知薄命墮危機身同季弟辭兄去女抱嬰兒伴母歸風雨瀟瀟秋又老鴈應不到嶺南飛

剛簡公留象自咏榕陰圖

古人遺直今人是肯效鄉原事踽涼不把危言陳北闕因何着脚到南荒排奸斥佞風霜手耐冷禁寒鐵石腸贏得榕陰濃密處忘言默坐對爐香

姪大用

伯父竹林先生因濟邸獄謫象郡其在貶所常坐榕陰對爐薰賦詠自適大端弟筆以成圖久矣今上嘉其忠烈賜謚剛簡豈勝存沒之光亟欲鑱此圖以貽

無窮頑力有所未逮且依先生自述韻拜賡一律以
俟云姪大用頓首

權臣擅命久心傷賊主之兄意未涼今日封章期救死
明朝削籍自投荒九重偶眩誣賢舌四海皆知疾惡腸
事久劃逢天一笑錫知剛簡易名香

姪孫震雷

伯祖剛簡公榕陰圖先君肯堂翁常欲鑱石因循至
令一日震雷從家弟震載觀則名公巨筆聯編盈軸

益知我公大節起敬慕於易世之未歇者如此雖名
光史冊而圖不多見不得無餘恨廼追和自述并名筆
勒之石姪孫震雷頓首
雪川疑獄獨承當敬遠炎炎即館涼帝子幾曾謀不道
相臣自弗肯包荒李猫初劾猶全命梁犬重評竟斷腸
甘死如飴行素志豈知流入殺青香
艮巖羅閭用王盧溪韻
虎豹摩牙闖九關人心節義不踰閑監門鄭俠能無懼

折檻朱雲若是班賴有名留千古重不容身在衆邪間

忠臣義士骨不朽白日青天赦許還

百世期令固本支一身寧復許安危前瞻象郡賢方去

後有鶴山人效奇地接宜陽山谷笑舟田湘水屈原知

櫝中龜玉而輕毀禄位何妨善保持

鳳山曾宏甫

湘山冷焰氷四海寒蔽天晴日晝陰朝路偷生盡緘口

瘴鄉投死猶甘心里閭節義紹襄簡史冊姓名光古今

天定勝人公議在褒忠録後上恩深

皆山李庭芝

緑鬢兩科好丹心一片忠言言關國體蹇蹇匪渠躬誰謂駑行底能持鯁論公象臺死得所萬古憶清風

玉李當春孟公書以訃聞但期同氣骨不作異鄉墳豈料鱗音後俄傳蝶夢云想教寧越水恨不識朱雲

同邑李伯圭

危言不畏觸干戈瘴雨蠻烟换玉珂今古盧陵兩胡老

是非儋耳一東坡拳拳抗志廿三巳惻惻招魂聽九歌

信得平生稽古力初心不為履朝鞾即靴

聖朝寛詔下龍墀盡放纍臣脫串羈痛失長沙賈誼舍

空存潮海退之祠孤忠元自輕生死白骨寧知問去歸

萬里江山丹旐迈悲風一掬淚沾衣

南溪楊賓言

湛湛長江月髙標太華清孤忠千古重去國一身輕箇

事從来有近時多怕行凛然公屹立一死足平生

貴溪葉夢得

澹菴久死瘴江濵依舊歸来侍禁宸浩歎宗孫長去國

從知志士不謀身皇天若假令多筭聖代終無棄闕

我時閲報痛生哀灑淚南詹吊象臺今日方知公有子

皇天祐善世生才

後坡林經德

扶植綱常抗直聲白頭不憚嶺南行書云惟孝友兄弟

臣罪當誅王聖明削籍投荒從寳慶陟階録後頼端平

朝家賜諡令方舉凛凛孤忠死亦生

永嘉林起鼇

直節槃槃古樹平綱常山重一身輕歷陳高廟神靈語頋法周公日月更飛霧墮鳶遷客憾漏泉䟱爵大君明百年富貴端能幾天壤無窮獨令名

子誠李處敬

至元壬午省委至吉山村出示剛簡公象㙜首末讀之凛然

為君細讀象臺詞前代悠悠事可知逐客遠投魑魅窟
奸臣高照鳳凰池腹誹論起秦刑酷斗粟謠興漢道虧
幸有褒封丹詔在忠臣纔免似湘纍
濟邸獄成冤莫雪朝臣仗馬氣先降自知白日孤忠貫
獨擬洪鍾寸莛撞坡老肯留儋耳郡退之還問樂昌瀧
二公以後評人物未信欽州是陋邦
巍天壯志切雲冠懇懇封章洞肺肝痛恨帝閽排虎豹
終教象郡鎩音晒鵷鸞一棺英骨重泉夜兩字清名六月

寒讀盡餘編三嘆息忠臣心事古今難

方崖蕭太登

大德辛丑秋分司象州重新剛簡祠宇越明年壬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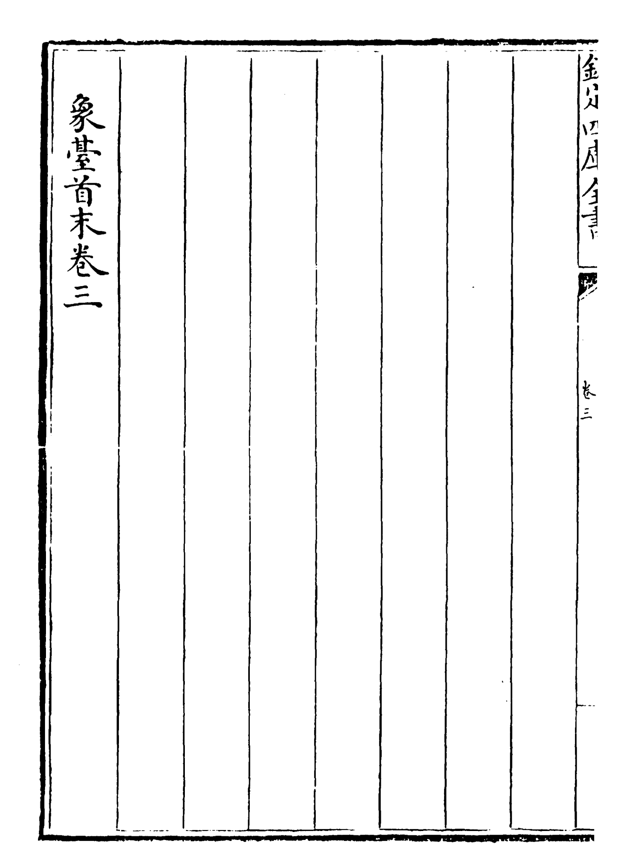
春孟詩以識之

吊古来磨前日恨入南又記去年時老榕偃蹇渾無恙

誰與重新剛簡祠

傷心往事可重論獨坐掀髯水竹村千古廬陵高絶處

先生又是澹菴孫



象臺首末卷三

象臺首末卷四

宋　胡知柔　編

哀詞

友人羅幼明

大理評事胡公季昭余執友也昔所敬慕異於他朋自恰兩科為天子士官聲實炳著余嘗至京蒙握手如褐衣舊繼聞以敢言斥象郡余寠匏繫不克送欲贈以言又未克即達心甚愧焉其介弟國賔訃至又未幾季昭

訃至州里嘆惜去年秋天子追慨遺直詔返柩歸塋嘆
者始恍余悲季昭為直臣國賓為愛弟而溘殞荒嶠無
所寄余悰焉昔屈原未死宋玉詞以招其魂今季昭國
賓已死獨不招其魂耶乃為賦哀詞且附以招魂之詞
曰繄若人之負抱兮藹溫潤而清明學既粹於風雅兮
行亦中乎準繩奉孀母以克謹兮友哲兄而和平俯科
目以薦擬兮匪中扃之所縈儼執操以堅挺兮肅官箴
而是程爰因職以有諫兮乃人倫之大經惟哲之肇古

兮夫孰叅其至情事有異而莫測兮若混昊之與靈本揆權以適正兮凜羣疑而未氷豈通國之少亢兮何退瑟而凌兢羌立志之謇謇音檢兮獨慷慨而沚誠謂正主以大義兮訴容託諸鮮能既考理以稽則兮言彌激而彌崢睨虎豹之九關兮披琅玕而畢呈貫忠悃於陽烏兮曷虹蜺之足凌偉勁厲以非婞兮寧有覬乎骨鯁之稱伊國典之貴宥兮猶未逭於南征若愛弟之知孝兮願以身而偕行念手足之一體兮矧可愧乎脊令雖共

履於蝮虺兮瀕萬死而忍更彼百越之臻臻兮遐羈鬼之相仍惟藥劑之弗時兮迫奇疾而易嬰悲鴈序之先斷兮震哀鴻而必驚慘聯壁之先露兮識不識而涕零幸天道之好還兮皎白日之晶熒俾輤帷之速返兮顯覆蓋之益宏睠臣子之一節兮初奚間於死生峭千仞以貫悲兮視九殞而罔輕卓公議之不泯兮上下各保夫全名等百世以靡憾兮曷余涕之縱橫駭今昔之夐隔兮悵永懷之弗賸嗟南方之迢遞兮慮剛䰟之惸惸欲

遐招而未果兮恐巫陽之莫憑乃自招曰魂兮歸來無久滯於南方些嗟彼南方瘴霿横空霧雨冥冥為鬼為人怵脉喪神魂兮歸來不可久留些嗟彼南方火日如焚血石沸川四序不移翕赫崩獰魂兮歸來不可久留些嗟彼南方颶飈海騰七晝八夕颭踣隮顛魂兮歸來不可久留些粤惟故鄉風土恬夷白鷺青原鬱潔明眸沙麓逢春草木葱蘢魂兮歸來可徜可徉些舊隱逶迤華室靚深祚階隆隆禰廟孔安歲時烝嘗飲食芳馨魂

兮歸來可歆可寧些亂曰四月維夏兮日淑時宜離苦即休兮靈車啓途路經鏵嶺兮遨以遊由湘之源兮汎蘭舟九嶷舜藏兮吽以登靈妃鼓瑟兮如相迎屈原孤憤兮昔所尊精神黙通兮造幽玄自古有死兮直則難求仁而得兮又何嘆昆弟携手兮宛如存既忠且敬兮輝一門乃瞻祝融兮顧炎皇靈風吹雨兮旐以揚州邑奠瘞兮非故常貞肝義膽兮凛不亡富之濡兮杭之湄斧封載兆兮卜無違猿吟鶴唳兮相與隨或騎鯨魚兮

款天扉千秋萬歲何窮期䰟兮歸來祭余詞

祭文

羅居易

嗚呼天下之公論豈待百年而後定耶惟公孝友之德稱於鄉黨忠讜之節聞於朝廷人之所難行者公則力行而不倦人之所難言者公則直言而無隱其過人遠矣嶺表之責將老其才而大其用也孰不期公以生還乃遽厄終窮而沒于瘴域夙有令名而無壽考傷哉傷

哉雖然人誰無死脩短數也死而芬芳傳不朽也有命自天特俾歸塋豈惟足以慰九泉之靈凡宇內負忠讜之氣者亦自是少伸矣嗚呼天下之公論豈待百年而後定耶嗟我與公情親道合自公云亡我生靡樂繆此花封之撫字適逢旅櫬之經從觸目酸辛滿懷悲愴既捐俸給以助舟車恨守官箴無由遠送難兄令子扶護間關精魂如生應與偕還不腆酒殽哭奠江渚憶公清淚如此江水歸歟歸歟一隔千里

戴文子栩

嗚呼元化橐籥斡流爲神志士心胷浩達爲伸神非爾

僭吉凶在人伸不我田賢佞幾塵嗟嗟季昭伊國靡家

論議罍洗膽肝莫鄉昔者同朝有驂其騑䣛稜拜舞星

澹月斜誰招君言誰斥君死淮南之諫平津之詆南冠

到頭一身萬里人爲天疑我窺其神人爲君咤我究其

伸不然胡不憖君以富貴壽考而徑殞於瘴江之濵是

故昔賢所以求仁而先正龔鄉不以慼而易欣者也自

君之行逐客相繼沈預議而遭彈余贈吟而同祟自嘆數竒不諉君累天王聖明公論首出雲開南荒恩沾白骨君之嫮節允為國光匪國之光抗我三綱三綱斯張宇輝宙煌回首昨遊夢逾一紀宦情秋薄分刺君里焉哀一酹芼蘋湘芷

象州學祠堂奉安文　鄒濟

嗚呼徐公之治獄若徐有功之平胡公之言事有胡忠簡之直一時之屈萬世之信不在其身在其子孫徐公

僕時寓居僧寺因此有祠焉胡公則僦民居以處而無所於祠二公學同道官同寺去國同時貶死同地合堂而祠誰不謂宜迺相學宫講堂之東奉二公祠高山仰止嘉興學者共之秋菊寒泉世世其永無替

吉水縣學祠堂奉安文李義山

歲在乙酉誰秉國成事有難言衆噤不聲公繇下僚奮身起爭上批龍鱗氣直理明下捋虎鬚辭峻義精羣憸駭聞額泚膽驚偃月微笑而公南行既斥不復雖死猶

生褒表恤録訓辭哀矜旌直識過惟天子明嗚呼浮雲蔽空波頹谷傾彼譖人者為公為卿曾榮華之幾時紛唾罵其可憎而羇臣之遺墨逐客之落魄使人起敬起慕曰彼穢而此馨以是觀之士生斯世義利取舍可不謹其所程嗚呼公之幼學慕汲直之為人仗節秉義固出於中心之誠為臣委質視一死為甚輕苟綱常其不墜寧有覬於身後之名比仁山而争高凛勁節之嶙峋附祠學宫公豈此榮從澹翁之俎豆垂鄉社之儀

刑洗腆明薦揭虔妥靈魂無不之寧不此歆

吉州學祠堂奉安文　李義山

惟公寶慶遷客端平忠魂以一身荷名義之重以數語救綱常之存何蠻烟瘴雨之弗貸而不使少待夫朝暾此悲悔何及之恨所以重播告於訓詞之温也嗚呼天子聖明公死猶生一廷尉評萬古汗青我來作州適在公里憶公平生人遠室邇爰肇公祀于儒之宮匪我私公卿評之同吉日辰良敬妥祠事百祀千秋以引勿替

跋封事後

張侍講之言曰為已無所為而然者也嗟乎此天理人心之正而公私義利之所由判歟大理評事胡公書云今日之追贈褒崇其實於濟王有何加益然於主上君德所益實多可謂無所為而為之者矣遂是時廬居句曲山中讀考功奏疏言霅川之亂非濟王之心濟王之死非主上之心固已為之三嘆比讀公封事而主上之心與濟王之心亦以明白遂為之慨然以迄於今去夏

以副端入對首論公仗節秉義之風足以寒亂臣賊子之膽主上玉色為之愀然令丞相又奏贈公員外郎仍與一子恩豈非天理人心之不容已者歟因為之敬書其後以告來者端平二年四月既望𡽪易王遂謹書

祖宗忠厚立國涵養士氣故小大之臣皆得以危言讜論植立名節今觀竹林胡公封事則寧皇三十年豐芑之澤可知已孟子曰欲為君盡君道欲為臣盡臣道三復此藁為之歎嘆淳佑三年七月二十四日臨川羅愚

謹書

歲在辛酉繩祖仕於李湛溪先生幙中閱邸報見廷評胡公封事明辯濟獄之寃既而獲譴為象之行矯首南望衷不自勝涕泗滂如斯涕也不為無從而出也今三十七年矣自郎畀節於江右公之子金溪令君始以公之象㙜首末見示獲盡觀公之前後諫疏及名世羣英之題跋不勝起敬起嘆九京不可作孰能起公之死而從之遊乎雖然盛德之後必大公有子令通閨籍試壯邑

三巽騰播行有鬼蜚丹極之招矣繩祖不揆綴兩詩附於末櫝且俻員舉陟明之櫝以少見其思賢之心景定二年十一月日眉山學齋史繩祖謹題

寶慶己酉竹林先生以封事掇奇禍謫象未期年徙欽未及行而歿越六年有歸塟之命又越二年有復官之命延賞之命恩數便蕃訓詞隱惻四海臣子有以知先生乙酉之謫非聖天子本心也嗚呼范司諫之貶忤呂夷簡爾豈忤仁皇也哉鄭監門之斥忤呂惠卿爾豈忤

神考也哉胡編脩之竄忤秦檜爾豈忤高廟也哉柄天工者竊弄霆電以行胸臆方其砰訇迅烈之時俄而度者未必不疑天怒之不可回也然太虛湛一非客感所能終蔽所過者化俄而開明曾不崇朝亦猶人身病在股肱暫然痿痺而心君無恙方且豁然醒脫然瘳矣然司諫尋膺柄用編脩寖被洽庸監門雖不幸猶及見更張而聞收召也獨先生委骨炎荒陽春雨露沛然九天而老栢孤根槁死風雪中矣此聖天子所以為之歎悼

同時氣類所以為之感且慟也九原義烈英英長存方將喜見天日開明豈以死生晝夜為隔也哉先生昉有列於朝也在寧皇時不顧以寶賞轉官力言得寶歸疆未必為福逆全方以戰多自詭逆未有萌先生首言禍必在山東欲先時隄防隨時操縱許國之遺尤隱憂焉大則因星雷極言隱伏之機小則因經界極言增賦之害先生天性忠愛如水必濕如火必熱蓋其素所蓄積自然而然乙酉封事非激於一發之暫者不如是何以

感悟淵衆如史魚身後之諫也哉先生嗣子知柔彙録首末彬齋沐薰祓莊誦敬歎曰復其見聖人天地之心乎景定辛酉六月上澣里中後朝散大夫行常丞兼權兵部郎中兼史舘校勘陳彬頓首謹書

國無綱常不可以為國人無氣節不可以為人寶慶一疏鳳鳴朝陽竹林知愛國耳不知愛其身也欲植綱常耳非欲植氣節也先皇帝嘉其忠而官其子今天子又嘉其子之能官而擢之朝著而節惠之典且行又所以

壽千萬世之綱常而非獨昭一士之氣節而已余嘗訪
象臺之遺轍過鷺洲之故家奕奕高風九京如可作也
咸淳丁卯與公之子部門公同朝出示象臺首末敬辦
香再拜附書於後是歲良月既望杭山章鑑
自有天地以來人倫之常至於今不墜其間非無闚覦
之處必有豪傑之士出力而扶持之一時罔上之姦懼
其不便於已也挾權勢而與之角往往能摧折其身而
不能泯滅其言能使之流離竄斥於天未定之時而不

能不使光明赫奕於氷山既摧之後是足以見天理民彝之真決非人力之私所能勝也理評胡公陳大義於寶慶之初一字一言皆赤心片片中流出視澹菴斬檜之疏不可優劣權奸不容竟以謫死端平改紀公論大明公之忠烈當與天壤俱弊曩時誣善之徒雖三尺童子爭唾之矣雖然公之為此豈其出於一旦之決也哉惟公弟兄俱賢閫無間言橐無私蓄其貶也季弟相從竟死象臺厥後伯氏歸公之骨亦殞於瘴一門之内其

於人倫之常亦可謂無愧焉耳矣當公草奏時灼然知不可以不言而言之不可已也公之心惟徐公瑄足以知之謂公於他人奏事急急傳録問之則曰若幸他人言之則某可以止胡公封事有惻怛憂愛之誠無激訐叫呼之氣嗚呼是可爲後世事君者法矣咸淳丁卯小雪前一日天台董樸百拜敬書

三百年權奸之誤國亡國者五初亡以蔡後亡以賈開禧之敗去亡無幾紹興寶慶雖未有亡國之禍然挾敵

勢貪天功誣上行私使不得盡為臣為子為弟之道則二凶之惡殆浮於三凶當是時小而敢言國家之大事以扶天地之常經者廬陵二胡公也忠簡忠憤激烈謦欬一世剛簡援引故實敷陳倫理明白懇切不為危辭又不牴忤時宰而貽書以感動之忠簡之言似賈誼剛簡之言似陸贄二公知愛君而不知愛其身一也夫人臣之告君冀其悟耳豈欲觸其怒哉夫子之請討陳恒也所以告其君大夫嚴正而不迫如此後之忠君徇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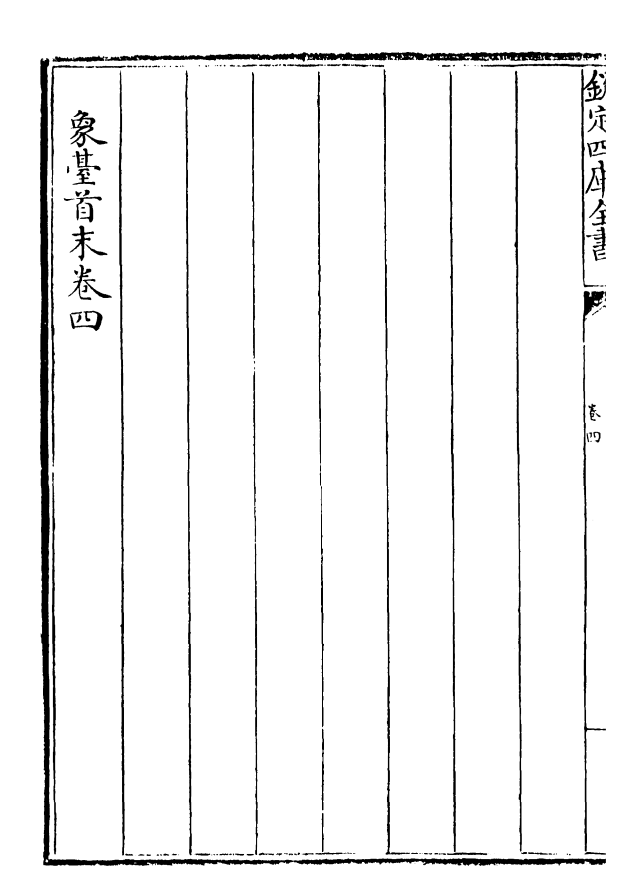
者其尚有味於吾言臨川草廬吳澄敬書

寶慶雪川之事兄弟天倫一大變也時玉堂行詞有曰長枕大衾之樂豈不爾思尺布斗粟之謡自貽伊戚讀者至今悲之在廷諸賢身任綱常相繼論列公以棘屬毅然批鱗且獻言抵觸權近至謫死象郡悠然不悔雖其忠誠根於天性亦國家涵養人才崇奬公論之効也追紹定霈恩而特旨歸葬端平改紀而褒贈延賞咸淳嗣服又易名剛簡得魯公所不得之謚英英忠魂亦可

少慰於九原之下矣盛德餘澤天所錫予百世宜未艾然銅仙露泣似踐畀秦得請之夢玉盌入間或者至以叔子識環之報疑之嗚呼吾屬尚忍言之公之諸孫克紹先烈以家乘徵言於余余謂公之芳名在史册忠義在穹壤奚庸贅然高山景行千載一日余則不能已於言也因廁名氏於編末云大德丙午後學東陽厲一鶚拜書

剛簡公上穆陵書字字從天理中流出不待贊美至謂

幸而有他人言之則某可以止此真無所為而為期於
人主之一悟而已所謂求仁得仁者謫死嶺外公何怨
乎穆陵後聞王公遂之言為之愀然加恩延賞曾不崇
朝則公之謫死直由丞相嗔耳又所謂君仁臣直者也
嗚呼盛哉俛仰今古為之慨然大德丁未八月望鄱陽
徐明善拜手敬書



象臺首末卷四

象臺首末卷五

宋　胡知柔　編

諡劄

賜諡省劄

承議郎幹辦行在諸司胡知柔劄子知柔一介謏庸誤蒙拔擢伏念先父夢昱於寶慶初任大理評事值有詔求直言時真公德秀魏公了翁洪公咨夔相繼明辯濟邸事而先父身為法官親閱案牘遂上疏極論請亟行

追贈褒崇且貽書時宰言尤懇切真魏二公讀而嘆曰下僚乃有斯人吾當端拜尋聞忤當國意將寘重憲相顧太息曰果爾吾二人當直造榻前爭之得其語以告當國於是真公先黜而後御史李知孝乃劾先父乞竄海外或議起大獄以禍諸賢先父曰吾辦一死不為人累賴先帝察其非辜迄從寛典羈管象州明年司諫梁成大復奏罰輕於罪乞更施行有旨徙寧越未及行以疾終暴露七年乃沐恩霈歸殯於鄉端平更化收召正

人既黜者以次盡用先帝憫先父忠節贈恤録孤恩綸甚寵至有䰟不可招悲悔何及用旌折檻之直且識投杼之過之語知柔偎以無庸獲叨延賞玆拜洪造倫數周行早夜靜思公朝之假借休寵者豈以知柔才足數哉特念先父牴觸禍機視當時諸賢獨慘而不及身被寵光欲使臧孫有後於魯爾竊稽令甲節義彰著不以官品命謚知柔家於江西所知者曽三聘范應鈴以庶官得謚至於先父徒以不肖孤未能發潛闡幽尚爾遺

憾不孝之罪将何以歸見丘塚謹依格具録封事行狀
及贈恤省劄告詞冒昧百拜控露欲望公朝特賜敷奏
褒表易名以昭先帝念忠之本心豈惟先父九地銜恩
将俾天下後世忠臣烈士皆知所勸伏候指揮奏訖六
月九日奉聖旨特與賜謚右劄本家咸淳三年六月某
日押

謚議

朝奉郎行太常博士王𡉏

議曰傳曰國於天地必有與立立者猶人身之有命脉關於興廢存亡不少也我朝以議論立國焯焯在人耳目者濮議也新法也和議也僞學也今觀諸賢之論建始或拂欝終必消融暫當晦沈久復昭晰間有不幸而蹈窮愁幽憂之境英風誼槪之死靡悔千載有景光也是豈偶然之故哉上之所嚮下之所趨也前之所植後之所仰也夫以我朝富強不如秦隋威武不如漢唐而本領清正之氣渾全巍乎與帝王比隆非議論之明効

歟若使如公孫弘孔光張禹胡廣輩何以導永命而夷
厲階也按特贈朝奉郎胡公狀公慷慨有大節試中刑
法除大理評事兩遇登對言獲寶璽非福國家之患在
山東時逆全未叛也寶慶甲申霅川變起倉卒下于理
寺時相因窮治鉤黨轉相誣引少卿徐公瑄實蒞其獄
與公意合會詔求直言公遂極言其事乞以周公於管
蔡太宗皇帝於秦邸為法以齊威公於子糾唐太宗於
建成元吉為戒又移書時相謂公論未有久而不明宪

抑未有久而不伸言者李知孝劾公黨逆遂語連洪公咨夔公謫象州徐公亦謫道州已而司諫梁成大亦疏徙徐公象州公欽州皆死因山矣先是徐公舉公引經決疑近古遺直又言之時相公所草封事出於至誠非沽激求名者比成大所謂瑄極力慫恿合謀共議而為之者也端平甲午上始親政殿中侍御史王公遂奏徐公及公保護諸賢扶植讜議伏節秉義足以寒亂臣賊子之膽詔與褒贈制詞有曰方嘉貫日之忠已隳偃月

之計又曰用旌折檻之直且識投杼之過爾雖死可
不朽矣公之心迹至是暴白於天下後世嗚呼豈非天
哉方實紹閤謫人言事言綱常爲尤謫既責真公魏公
洪公同時得罪者凡十餘人獨公與徐得禍最烈及議
論反正縉紳之彥草茅之士稍復言人倫矣方公大琮
擢諫垣首請繼絕謂公一疏貫穿百代之興亡讀之令
人流涕先皇初不以爲拂也何物蔣峴論方公等四人
無將不道頼睿明洞照議遂格夫是是非非交亂於一

時未有不謚定於異日令當權銷勢歇之餘而或者猶
踵醜正惡直之轍然則公之蒙疑負謗於是非未定之
時尚何怪焉惟其彌挫而彌厲愈逺而愈芳國家一綫
命脉頼以不亡則其有功於世教也其可没乎公丧四
十年上特賜公謚下有司議且兩年𡘞待罪博士反覆
遺事慼然有感於中也故因素爲繪推明我朝立國之
本末以厲萬世之臣子而誅夫賊滅良心附和時好者
按謚法刑政罰奸曰憲剛德决斷曰肅易公名謹議

覆謚議

朝請郎尚書考功員外郎兼沂靖惠王府校授

楊潮南

議曰先皇踐祚之十年改元端平將與天下更始至是始親政六月有旨胡夢昱復元資繼又特贈朝奉郎官與一子訓詞有曰以直言求人以直言罪之豈朕心哉又曰方嘉貫日之忠已墮偃月之計又曰用旌折檻之直且識投杼之過大哉王言玆理考所以為此理之宗

主歟用能撫有方夏享國四十一年天命人心凝固而不可觧其本在此先是嘉定之季年謝周卿等獄具先皇帝知非濟邸意有旨追贈議者駁之胡公時為廷尉評每閱案牘有感詰卿長徐公瑄欲退具封事久矣駁疏行不勝憤烈會詔求直言既四閱月未有痛哭流涕為上言者公於是以書伏闕下排議者之説且白故王本心乞援秦邸追封賜謚衂䘏故事又乞降存亡繼絶之詔同日貽書時宰極言之實寶慶元年八月也甫數

日御史李知孝劾公削籍竄象州徐公以上書救公連坐竄舂陵明年六月諫官梁成大謂罪大罰輕又劾公徙欽徐徙象公未去象死焉旋殯凡六年遇慶霈始得歸塟公歿之明年徐公亦歿於象公之將竄象也真公德秀最先逐與公同章被罪洪公咨夔楊公長孺也一時憸人怙威煽焰自謂可以烹制海內然自是言者不絕如魏公了翁諸臣遭黜謫不悔而當受禍之烈莫胡徐二公若也然公之身雖亡而公之言已入於先帝之

心故端平之所行動盪發達如矢往如川決見於親政之數月一時治象赫然比隆元祐益見前此駁疏之行且必死公於窮荒瘴癘之濵非先帝意也時臺諫如王公遂如方公大琮皆由親擢慨然論及茲事先帝曾不以為忤王公至謂徐胡二公之逐含笑謝妻子以保護諸賢以扶持讜議仗節秉義之風足以寒亂臣賊子之膽方公又謂公一疏貫穿百代之興亡讀之令人流涕此於公何有哉蓋天理人心之至而意嚮由此明倫義

由此立氣脉由此續其所繫甚不細也皇上嗣大歷服首詔復故王封爵天下莫不鼔舞於咸淳之政良由上在青宫日深知先帝意形之詔旨藹如也繼又有旨下有司命公謚大明正照幽隱畢伸天地中間莫不順序上此心即先帝之心先帝此心本無所爲而爲之即天心也嗚呼理考可謂處天下之至難公可謂言人之所難亦惟心與天一則難者直不啻折枝之易爾伊川謂如今人道尚不廢者只是有那些秉彛卒殄滅不得以

是知三綱五常之定理繫於人而命於天天一日不壞則此理一日不易實紹諸人遂欲盡力斬伐之以冥行於一時可乎不可也故王之心賴胡公而白胡公之心賴先帝而白胡公得白於先帝之心暴之千萬而無怍斯固伏於秉彛之性抑亦祖宗仁孝之傳乾淳諸老流風之近固應有此嗚呼公所言十行六七矣天誘聖衷將盡行其言無難也庶乎人紀盡而覆載之內無一不滿之處嗚呼真無愧於人臣之分矣公廬陵人其行與

事具見家集謹案所上封事徐公所上時宰書質之告詞劉命臺疏互考顛末而識其大節如此奉常議易名憲肅而公之父諱憲於名稱未安按謚法内外賓服曰正剛德克就曰肅請改謚曰正肅謹覆謚

都省集議

吏部申胡夢昱覆謚事稽之典故賜謚者太常禮院議定博士撰議考功審覆都省集議省官有異議者聽具議以聞竊惟名者實之賓易名之典必擬其行事之實

寶慶間詔求直言時大理評事胡夢昱上書極諫力詆時政嘉其貫日之忠旌其折檻之直有詔復官繼贈朝奉郎官其一子訓詞有曰以直言求人以直言罪之豈朕心哉御史稱夢昱保護諸賢扶持讜議仗節秉義足以寒亂臣賊子之膽此夢昱之大節表表在人耳目而公朝賜謚之本意也謚法曰強毅果敢曰剛正直無邪曰簡若夢昱者可謂剛而塞簡而廉者矣有強毅正直之實宜得強毅正直之名庶幾天下後世聞其謚而知

其事稱其名而想其人得之無愧而名之非溢美也奉常初議謚以憲肅考功以夢昱之父諱憲於名稱未安乞行改謚但正肅二字恐於夢昱平生大節尚體狀未真合行詳審欲批送禮部下奉常參攷審謚申

審謚

奉議郎太常博士夏錫

人道以綱常為大扶植綱常以強毅正直為大蓋強毅則其志伸乎萬物之上正直則其氣塞乎天地之間此

胡公夢昱身可死而節不可奪時愈久而名愈不可磨也准批下公有強毅正直之實宜得強毅正直之名事情允愜審謚法合謚剛簡申省部備申朝廷取自指揮

施行

覆審謚

承議郎守宗正丞兼權考功郎官兼沂靖恵王

府教授梅應發

議曰咸淳三年夏有旨賜故大理評事胡夢昱謚奉常

謚議曰憲肅前考功以其父名憲請改正肅上之省矣省官議送奉常審定曰剛簡仍下考功審覆切惟本朝以議論立國所以扶植天理民彝於不壞不滅之地者惟士大夫一點忠義之氣不以死生禍福易其介爾孟軻氏有言其為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乎天地之間坤以簡能故坤之六二臣道也必曰直方大蓋氣無是餒則為剛動直以方則為簡士大夫以此為氣節則上不負天子下不負所學矣寶慶初先皇帝命

追贈濟邸崇樑孔懷之情惻如也何物奸邪肆為疏駁
詔求直言時政將以來讜議既四閱月蔑有推廣先帝
之本心者評事以棘寺小吏獨當雷霆懇懇欵欵惟以
倫紀之天為急先帝亦既采納之言路憸壬附和時宰
極力牴排一疏貶之象再疏徙之欽而評事竟殞炎荒
矣羣陰覞消端平親政追念遺直既俾歸塟且復其官
録其子訓詞有曰以直言求人以直言罪之豈朕心哉
又曰方嘉貫日之忠已墮偃月之計又曰用旌折檻之

直且識投杼之過至是先帝友愛之心益張而評事死且不朽矣按謚法強毅果敢曰剛正直無邪曰簡若評事之不怵於勢不靡於邪伏節死義主爾忘身謚曰剛簡疇不謂宜昔叅政魯公宗道太常初擬以剛簡易其名議者不知為美謚竟改曰肅簡歐陽公每以為惜今魯公所不得者評事得之抑亦可以無憾矣宜如太常議謹覆謚九月二十九日奉聖旨依吏部審覆至事理

胡夢昱特賜謚剛簡

像贊

雍虞集

山深茅屋風波濶孤舟小去處本無心於焉發長嘯白雲華野耕清風渭川釣悠悠千載下斯人可同調

錢習禮

藴純正之學負方剛之氣侃侃立朝屢陳讜議其欲厚者昆弟之大倫其所切者邦國之重計竟致忤於權奸甘遠被於播棄正類抑於當時公論伸於後世如公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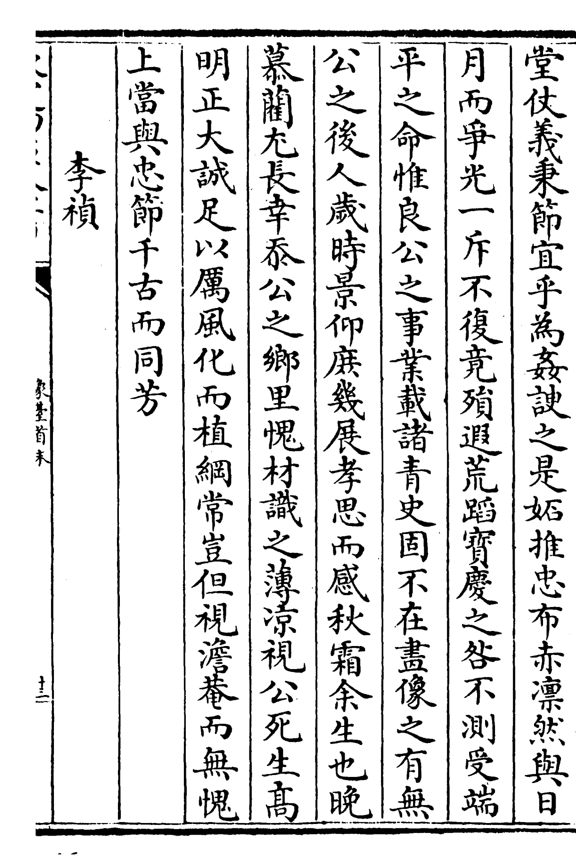
信所謂世之偉人國之令器也

周述

抗疏以援懿親冀欲回乎天意忠言至於激切甘遠死乎荒裔譴莫甚於寶慶之斥恩莫隆於端平之謚身雖詘於一時名廼昭於萬世我見公像而再拜凜乎其有生氣仰輝光於廬陵其視忠簡為無愧也

熊概

氷肌玉骨鐵石心腸清秩躋膺於棘寺危言激切於廟



堂仗義秉節宜乎為姦諛之是妬推忠布赤凛然與日月而爭光一斥不復竟殯遐荒蹈寶慶之咎不測受端平之命惟良公之事業載諸青史固不在畫像之有無公之後人歲時景仰庶幾展孝思而感秋霜余生也晚慕藺尤長幸忝公之鄉里愧材識之薄凉視公死生高明正大誠足以厲風化而植綱常豈但視澹菴而無愧上當與忠節千古而同芳

李禎

惟剛簡公當宋季世直慕汲黯言如陸贄上書穆陵懇切諄至權奸嫉之卒蹈顛躓忠義炳然星輝日熾上配澹菴亦以簡謚嗚呼廬陵盛哉胡氏

陳文

鐵石真心圭璋美質問學則底於純明爵秩則躋於華宻其讜議也實天理民彜之所關其貶斥也迺奸諛權幸之所嫉身雖殞於炎荒名乃垂於史筆宜謚號之寵加昭忠義之罕匹皎若秋霜凛踰烈日噫顧予忝鄉郡

而為之後進慕公勤山斗而莫之紹述也

象臺首末卷五

象臺首末附録

印紙題

穆陵在御四十一年臣子之攻上躬者莫大於霅川之事得罪竄斥乃斷國者有不得不然曁主德尊鼎命固權相歿化弦更竄斥者復美仕通貴穆陵之心白於後世矣士大夫立朝抗論當先寘禍福度外吉凶死生固非人所能為而天亦不可必剛簡胡公之疏豈異於天

日之洪者不幸物故不端平之待豈非天者亦不可必耶當時施行既曰追毀出身以来文字考功歴獨非耶宜在所毀而猶經有司批給臨安視京兆府公引典故為疑為此典者蓋以為他日牽復張本府公不署亦欲異於時後耳殆未思立法者忠厚之旨不可以不論也故國三百年間於士大夫来始終而通塞則有命存焉胡氏子孫試以余説概之則知故國之延促有不係乎是者獨怪議者後五十年主少國危之際猶追咎此雖

謂不知天可也少微之野鄭陶孫書

楠幼歲嘗讀曾大父樞密越公家乘言寶慶改元九月旦胡評事進對首言濟邸死非上指使當立孤以明本意於時相臣震怒入對兩宫乞黜未幾御史李知孝希旨具疏削籍度嶺先公時尹錢塘力過閤言削籍二字故事必下京兆書考功籍公遲不肯署三入閤相怒曰趣書何言宿留凡七月始下公曰不十載當悔復且考功籍謹不渋署後必有知我者蹤是戒兵士善護行復

答以錢鏹相遺贐自後先公門人王公邁亦踵論濟邸
事而公亦被黜去端平末年公始得遂復楠獨恨不得
與胡氏子弟叅論来京師豫章周儀之間言是事楠具
所以儀之曰剛簡諸孫携考功紙来與予語誠不妄噫
吳夫人之復封端平之初也復立濟祀德祐之末也馴
致於此其何可言剛簡丁丑試殿下先公時為叅詳併
識於是大德乙巳四明後學袁桷識
阜陵之於忠簡眷眷如此則知廟謨豈嘗須史忘克復

哉志欲有為時未可為天也乾淳遺民之玄來吳澄再
拜觀畢謹記

渡江炎德衰顛倒由姦檜胡公進讜言直欲掃蕭艾居
然新州謫名震天壤内恢復事已非能保清凈退孝皇
眷先臣拔擢起滯廢羽儀廊廟間議論尤正大丘園將
佚老耿耿丹心在耆明嘅凋謝一劄重恩賚矯首仰乾
淳芳猷傳異代龍章儼如新字畫有餘態前脩不可作
展卷一長喟後學生金華葉謹翁拜手敬題

右剛簡胡公考功印紙一卷得不與出身以来文字同時追毀若端平追復贈官朝奉當由至元初悉上送官令不知在亡矣大德丙午余客洪泮時縉雲鄭公潛昭提學江右三山王澧翁適留公館中胡揚自立以此卷屬余求公一言遂并得王詩語各有意去之二十五年自立之子義同復求余書其後謹按剛簡當宋寶慶乙酉上書言濟邸事稱周公誅蔡叔而封蔡仲此周之所以長齊桓公殺子糾唐太宗殺建成元吉皆絶其世此

齊之所以亂不旋踵則天之所以殺唐子孫幾盡又引
申生得請其應為韓謂濟王不幸事異蔡叔子紏元吉
宜厚其追贈褒崇録其子孫歲時致其祭祀使濟王之
寃如戾太子之得以自伸不至如恭世子之欝而不散
語極沉痛此宋三百年理義之所漸摩涵養者也嗚呼
遠矣反覆此書有味其言故特著之卷末昔先祖成敬
先生與剛簡同年以詩貢於鄉名次適相先後宋嘉定
丙子也至順二年正月初吉里契家諸孫劉岳申拜手

謹書

出身文字盡追休底事尚書印紙留法家以跡唐律令
謚剛與簡魯春秋批書畢竟明功過開寫如今信解由
當日有心言濟邸後来無命到欽州諸公長樂方資笑
千載權姦不掩羞開卷為公三下拜胡門家寶子孫收
元統甲戌秋八月朔日郡諸生周似周拜手謹題
往年於胡剛簡公之家見其奏稿讀之流涕為綴數語
於後今在洪又見此印歷觀畢愴然臨川吳澄識

右宋大理評事胡公夢昱出身印紙一卷五縫尚書吏部考選之印鈐之批書有刑部臨安府吉州印卷端減首三行第六紙去大半意此非告勑故毀而不追公貶在寶慶乙酉秋華文楊公長孺贈詩云便是吾鄉小澹菴明年夏司諫梁成大摘以劾楊公并按大理徐卿及胡公猶以為罰輕有旨徐更鐫三官謫象州胡自象移欽州未行卒嘗語人以欠金之夢且曰彼紛紛者將謂嶺表真能殺人其定力如此紹定辛卯蒙恩歸櫬啓之

面如生端平甲午從丞相鄭清之殿院王遂奏贈朝奉郎予一子恩告云以直言求人豈以直言罪之又貫日偃月折檻投杼語精對的當筆者洪舍人咨夔即紙尾所書同時鐫罰者也咸淳丁卯夏詔賜謚奉常初議憲肅考功以公父名憲周改正肅都省定為剛簡考功覆審曰宜且謂昔魯參政宗道擬以是易名議者不知其美謚更曰肅簡歐陽公以為惜今評事得之可無憾矣其秋命下如章公扶持綱常物議所共與親閱辭讀言

責所當然餘論建詳本傳所居功德源尚有子孫其居
吉水東郭者曰揚字自立子士會能負藝為校官寶此
卷如拱璧求余題綴院長臨川公後於是乎書致和元
年夏五月史官曾巽申拜手謹題
右此忠簡剛簡兩公家世所寶文字及元朝諸閣老所
為題識翰墨也皇明洪武戊辰科進士吉水解縉持以
視予謂忠簡視剛簡為從孫忠簡後裔無聞剛簡則有
八世孫義同之子季琛義賢之子亮有守有為其家之

藏更加装潢仍為題品是使胡家子孫有通知二父之美無材智不足之憾縉妙年用心忠厚若此逺到豈可量也哉觀畢題識其後而歸之洪武二十二年倉龍己巳冬十有一月丁夘朔翰林學士奉議大夫兼左春坊

左賛善劉三吾書

孔子曰國家將興必有禎祥國家將亡必有妖孽宋之亡秦之賊史之專妖孽也胡銓與夢旦禎祥也妖祥不兩立秦史不死公之手則公死其手明矣此宋家存亡

之一機也或曰秦史奚而不篡曰勢不可也忠臣義士滿天下而二公尤卓卓者故當有所畏憚耶洪武已巳

秋襄陽任三泰題

麒麟鳳凰芝草祥瑞之物幸而出於盛世人以為美恨不生於其時身親見之不幸而出於衰世見而驚怪之戕賊之鄙賤而輕易之聞者無不惜焉放臣出子不遇於時若子奇之逐屈原之放比干之剖心鄂侯之葅醢生無一日得志於時而坎坷者終其身然當時疾之不

過倅臣一二而已天下至今惜之世愈逺而愈傳傳而益彰書之典册猶想望其風采思見其人而不可得視當時疾之者有甚於糞壤比之於仇讎恨不手刃而啖其肉猶足以相報當宋南渡髙宗以昏懦之才避敵一隅捐中原之地偷旦夕之安而屈身忝祖僕僕亟拜於金人之前曾無怍色而蟊賊之檜又陰蝕其中力主和議當時士大夫曲脊從流莫敢齟齬其間一編脩官胡銓獨能慨然以義諍之三百年士風頼以不泯雖遭貶

亂而宋之宗社岌岌乎殆矣降及寧宗史彌遠恃小人之才專權擅勢貴和以宗室賢子孫聰明過人疾惡如讎為所搆陷出之寧國而立理宗於是母后内專權勢而彌遠之勢益熾矣霅川之後貴和既死猶議削奪以快其身心獨一評事胡夢昱又能慨然以義諍之竟以貶死嗚呼豈不重可惜哉今幸其八世孫士會之子若姪寶藏之其印歴及阜陵手勅一道賜銓者尚在反復熟玩慨然久之洪武已巳秋七月　欽拜手謹題

士大夫以道事君責難陳善身不暇恤其暇恤名哉剛簡公以忠被斥至追毀出身以來文字陋哉小人之為也公身沒而名愈彰天下公議自不可泯後之襲為小人者不可以鑒乎因拜觀公考功歷於胡氏之後宗訓所謹識於後泰和楊士奇書

墳山祭田附

剛簡公墓在本縣五十二都天玉山後白茅坑舊名鄧家墓今左曰小塘園右曰故事坑海螺形末山丑向之

原　一墳山四至東至田直下西至坑心直出南至第
三尖峰北至直下抵田　一原置醮祭租米六石六斗
彭庚一佃白馬廟前早米五斗彭重八佃天玉山下晚
米一石五斗彭重六佃宋家屋塲田四坵計米二石又
佃天玉山下晚米一石五斗彭重七佃白馬廟前早米
二斗五升又佃宋家屋塲早米四斗彭重十佃白馬廟
前早米二斗五升又佃宋家屋塲早米二斗嗚呼年代
更歷既久祭田不知為何人所侵而存焉者特簿籍耳

雖公墓亦幾奪於豪族成化間頼我先父恒孚處士暨伯父恒性恒仁君披荆棘逐狐兎相與竭力恢復乃於辛丑念六日乙酉之吉奉先大父𭃄文府君柩附葬於公墓之左歲時祭掃迄今不替嘗與山近守墓者約每遇清明必先掛紙否則不許於墓之前後左右取茅弁以其原約姓名刻於下方俾後之子孫凡登是墓者亦因有所稽考云嘉靖十四年乙未歲孟夏之吉禄謹識

書印紙題後

右先大祖剛簡公印紙盖因宋理宗時明濟邸寃被謫輒追毀出身以来文字則此印紙亦宜在追毀中而猶經有司批給止去首三行説者謂非誥勑類故毀而不追理或然也特不知何年代珍藏於水東自立君之族且請元季及我國朝諸元老為之題識其用心亦勤矣又不知何歲月流落於山下宋良臣氏之家弘治間郡庠生歐陽偕元氏為其門舘客見此題紙鄉貫住址頗大驚異詰之曰此實新村胡氏先世之重器子何因而

得其速舉以還庶幾免禍良臣氏首肯遂因偕元氏送至而吾新村亦禮謝焉但首有忠簡公誥命一通邑城東臻化君謂其泒實出忠簡多方力索余時侍諸父側而議之曰剛簡雖視忠簡為從孫然羅一峯有剛簡不附忠簡之說執之何益遂勸以歸諸嗚呼物之存亡豈固自有數也耶去年方擬刻象臺首末愈兒適自家携至因請壽諸梓以免復為他姓所得余然而笑曰物之存亡固自有數他非乃所知矣十一世孫両峯胡禄謹

書

書象臺首末後

先大祖剛簡公諱夢昱字季昭又字季汲號竹林愚隱宋理宗朝為大理評事應詔上疏訟濟邸寃言甚切直忤旨同日貽書史相彌遠亦觸其怒遂謫象州羈管未幾御史李知孝希旨劾以罪重罰輕復有移欽之命行間攜疾語人以欠金之夢尋卒於象越七年理皇悔悟始詔許歸骨予一子恩即諱知柔字惠直君由功德源

徙居新村之祖也君號慕無及乃捜其書疏送行哀輓若詩與文彚集一帙題之曰象臺首末云嗚呼自宋迄今三百餘年於兹幸其遺稿尚存先人諱達字恒孚號誠菴處士嘗手録一册以賜禄曰知父而不知祖飛烏是也汝輩其毋忘先公之美哉禄以甲申冬應貢北上丙戌春拜桂陽州訓導俱寶如拱璧携之以行恒惴惴然恐負先人之教乃今捐俸鋟梓盖將藏之於家以免謄寫之勞且俾凡為吾胡氏後者皆知先公仗節死義

凜然猶有生氣務思脩身慎行以求無忝乃所願也否則徒為人口實又何貴於斯刻也哉嘉靖十四年乙未歲孟夏之吉十一世孫桂陽州學訓導胡禄頓首拜書

象臺首末附録